

佳节又重阳，共祝老人节

佳节又重阳，秋光无限好。在这美丽而又温馨的九九重阳日，品味亲情，奉献孝心，每个人的心头自会荡漾起幸福的涟漪和人生的思绪。

孝亲敬老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，代代相传。农耕时代，孝是“父母在不远游”；当今时代，物质富足，交通便捷，“一年给母亲过六个寿宴”是孝顺，“让父母幸福地看到我幸福”是孝顺，“带婆婆去跳舞”是孝顺……

孝的行动有千万种，孝是一颗感念父母养育之恩的心，是一份顺从父母心底意愿的敬，更是一份婆媳之间和谐融洽的情。看看这些普通大众的心声吧，总会有一份情让你感动。希望团聚在父母身边的你或手捧电话在远方问候父母的你，都能让生你养你的父母感受到来自儿女的体贴和关爱……

孝不是辛苦而是收获

□纪建光

报答养育之恩天经地义，责无旁贷，只是时代变了，对于生活的追求都聚焦到心灵感受上：开心、幸福是本。如此，“孝”字好大，细数平生，只要有心，一生皆可行孝。

小时候只能帮父母扫扫地、洗洗碗，印象最深的是做些简单的农活，比如搬运稻子，只要我提出来，父母总是乐和地应允。

母亲会挑那些晒得秸秆发黄的稻子(分量最轻)，扎得个头要比平时小一些，然后放到我幼小的肩膀上。每次，我只搬运一小捆，分量还不及父亲扁担的一半，但脚步依然踉跄。于是，父亲需要在一路上提醒我注意脚下的泥坑、缺口，走远了还要停下来等我一会儿。虽有添乱之嫌，但父母确是高兴，于是我便将此理解为分担，理解为孝顺。

第二天醒来手脚酸痛得不

能动弹，觉得手中的米饭厚实了许多，沉甸甸的，可能是肌肉乏力，也可能是明白了其中的不易。酸痛连续了好几天，让我长了记性，所以手中的饭碗一直很沉，直到现在。身体的疲倦终究会烟消云散，脑海留下的记忆却是永久，那是关于粮食的珍贵和劳动的辛酸。

父母逃脱不了世俗，望子成龙的期盼最终集中在考试的分数上，在他们看来，一个好分数就意味着能上大学，能有个好工作，就有出息。一个好分数可以让父母开心，是孝敬父母的上上品，比茅台酒还醇香，比龙井茶更回味无穷。

父母的勤劳让我心生惭愧，然而又不能分担什么，只好把心放在书本上，不敢有丝毫懈怠。夜晚，灯火一盏一盏地熄灭，留下眼前一片无尽的黑暗，头脑周围的空气被降温到了冰点，思维像超导那样畅通无阻……终于迎来了成绩单。父

亲的手搬了多少砖头都未曾抖过，而此刻却震颤起来；母亲的双眼熬了多少辛劳都未曾有过泪，而此刻却湿润了。

好成绩也让我自信满满起来。于是，学习不再是痛苦的事，反而有点美妙的感觉；考试也不再是挥之不去的梦魇，而是一次证明自身实力的机会。我在不知不觉中成了老师眼里的好学生，而考上重点大学成为了理所当然的事。

我本意行孝，而收获的却是人生路上最大的机遇和转折，我达到了父母的要求，也无意中成就了自己事业的基础。

父亲经常跟我说，他们不缺啥，只要我过得好就是对他们最大的孝顺。

谁不希望自己过得好呢？但是人的性情时不时地跑出来，让你暂时意志消沉，沉湎于灯红酒绿之中。而父亲的话一直萦绕在耳边，像是一种无声的激励，让我不敢有丝毫松

懈，必须在工作上兢兢业业，在生活上循规蹈矩。

终于，事业上略有小成，我不必为衣食发愁，不必为住所担忧。每次，我都和妻子和和气气地把家还；每次，我都活蹦乱跳地在父母面前展示自己强壮的身体……我要告诉父母我的生活是幸福的。而此时父亲一脸的慈祥，他总会拍着我的肩膀说：“儿子，好样的。”

一路走来，孝让我明理，孝使我发奋，孝赐予我渴望幸福的动力。我久久地思索，苦苦地冥想，猛然发现不是孝的辛苦，而是孝的收获。是的，孝是可以收获的，收获的不仅仅是父母舒心的微笑，还有我自己的幸福。孝不是单向的付出，只因父爱之深沉，只因母爱之无私，只因他们最大的心愿是儿女健康地成长，幸福地生活。所以，我一定要让自己幸福、很幸福，幸福到让别人羡慕！但是父亲、母亲，您们也一定要幸福，幸福地看着我幸福。

似是不孝

□蔡如葛

老邻居张某是副厅级干部，张妻是一家公司的董事长，他们的儿子留学美国已学成归来参加了工作。他们衣食丰美，已是富裕之家。

张某的父母都已年近古稀，还住在老家一个偏僻的山村。老两口每日里种粮种菜，养鸡喂鸭……张某念其一生受苦受难，养育他长大成人，供给他读书成才做了国家干部，他怀着羊羔跪乳、乌鸦反哺之情把二老接来省城居住。他要让二老看看繁华的街市，逛逛美丽的公园；他夫妻二人还带二老到星级饭店吃了几顿高档饭菜；他们给二老买了几套名牌服装，准备让其到A级照相馆补照几张婚纱照……他们认为这就是孝顺。可是，只勉强住了一个月，二老就闹着要回老家去。他老爸说，地里的豆子该锄草了，园里的菜该浇水了；他老妈说，我养的鸡鸭不能老让别人代劳，院子里的桃子该摘了……张某无奈，只好送二老返回老家。

张的妻子说，你就这样孝顺？

张妻为二老买了鱼，买了肉，还买了燕窝、海参……让张某送到老家去。二老说，燕窝、海参吃不惯，粗茶淡饭，隔段时间再吃点鱼肉就很好，不用再送了，我们自己能买。

张某见老爸的锄头锈迹斑斑，老妈喂鸡鸭的盆子太小，到土产店给其买了新锄头、大盆子。没想到，二老接过来一个劲儿地乐！

张某又请人把堂屋里原来的小炕拆了，垒起一个大炕。老妈说，这样好，冬天，我的一些老姐妹可坐在炕上拉家常；张某在院里搭起一个大凉棚，老爸说，还是我儿知我心，夏天，我的一些老哥们儿，可在凉棚下喝茶、下棋、拉呱儿……

回城，张某说给张妻听，张妻说，你给二老创造条件，让其继续在穷乡僻壤受苦受累，你就这样孝顺？

张某说，我想来想去，觉得，二位老人不愿来城市，而愿住山村，也是情有可原的，他们大半生都生活在山村，当然就爱那里的青山绿水，就爱那里的蓝天绿地，就爱那里的田园风光；他们长期生活在纯朴善良的父老乡亲之间，也就当然地难以离开他们的亲朋挚友！这孝顺，不光是物质方面的，还有精神方面的，“孝顺”、“孝顺”，要“孝”就离不开“顺”，这“顺”，就是要顺着老人，顺着他们的意向，顺着他们的思想感情，即便他们有不妥的地方，也应对他们循循善诱，顺其自然地尊重他们的选择。顺着老人，老人就会精神愉悦，心态好，这对老人的身体健康、延年益寿是至关重要的。这难道不是孝行吗？！

姥娘今年九十八

□侯中兴

不知有多少次，一见到俺四叔侯方田，他总笑嘻嘻地说：“你姥娘，今年九十八岁咧，还不肯走哩！”在俺老家，“走”的意思就是“去世”。

姥娘是俺婶子的娘，育有两个女儿。当初俺四叔追俺婶子时，婶子有个要求：养岳父、岳母的老。本就是孝子的四叔，当即一口应承下来。

小时候我常跟婶子到姥娘家去，记忆中，姥娘的家在一条深巷子里，青石板铺成的路面。不算小的院子，勤快的姥爷开成了一片菜园子，种些时令蔬菜，一年四季不闲着。姥爷打年轻就是种菜的高手，特别是他种的西红柿，那真是甜中带酸，酸中透

甜，我能一口气吃十几个哩。姥爷最拿手的是种晚黄瓜，每年都是别人家都拔瓜秧子了，他才开始育苗。等到快下霜的时候，他种的黄瓜也有十几厘米长了。小心地摘下来，头上还顶着黄花，用扁担一挑就去了东庄集，一上市就被一抢而空，总能卖个好价钱哩。

大约是1987年的夏天吧，眼看俺姥爷姥娘年龄越来越大，俺四叔做出了在俺们宁阳县东庄乡不曾有过的非凡举动，将两个老人接到自己家里赡养，一时引来好评一片，我还写了篇文章，在好几家报刊上大大地宣扬了一番哩。

老人进家以后，要说俺四叔，那是真勤快。老人爱喝绿茶，他专程跑到十几公里外的华丰

镇去买。老人喜欢听戏，那时候农村的收音机还是稀罕物，他跑到泰安专门买了一台。后来收录机兴起能放磁带了，他又赶紧更新，还专拣老人爱听的豫剧、吕剧磁带买。

四叔在东庄卫生院当医生，经常为老人做个健康检查什么的。每天早晨，先给老人问好，晚上下班回来再陪老人聊会儿天。三四年以后吧，俺姥爷终因年龄大不幸去世，俺四叔又顶着世俗的压力，把他葬在了俺老庄子村的公墓里，逢年过节不忘祭拜，一时又成了东庄乡的特大新闻，都夸俺四叔是个好女婿。

一年一年地侍候老人，俺四叔从未嫌过烦。姥娘能吃能喝，就是记性不大好了，渐渐地除了认识俺婶子，其他的人就时而认

得，时而糊涂了。有一回俺四叔侍候她喝鸡蛋汤，她说：“我记得俺闺女跟了个叫侯方田的，你认得吧？”俺四叔一笑：“认识，还挺熟的。”俺侄子侯小泽众挺捣蛋，他把俺四叔拉到俺姥娘跟前问：“老姥娘，你知道他是谁吧？”俺姥娘喝着茶说：“面熟，忒面熟咧！”小泽众说：“他是你女婿。”俺姥娘一把拉住俺四叔的手说：“咳，你是叫侯方田吧？我可找着你咧！你可不能亏待俺闺女！”俺四叔不由哈哈大笑：“亏不了！亏不了！”

岁月流逝，真情日浓。尽管记性不大好，俺姥娘却健康地活着，眼看快庆“百”了。这一切，缘于俺四叔无微不至的照顾。我想，这就是姥娘不“走”的真正原因吧！

母亲一年过六个“寿宴”

□王绍忠

天空瓦蓝，无风无火，太阳喜盈盈的圆脸闪着暖融融的光芒。今天真是一个欢愉祥和的日子。为娘操办76岁“寿宴”，明晃晃的堂屋里喜气弥漫，笑语飞扬。

我们兄妹一大早便动手忙碌起来，八仙过海各显其能。

正午时分，二弟燃放了一挂喜庆鞭，寿宴分老、中、幼三桌进餐。酒过三巡，菜品五味之后，作为这次为娘祝寿的“东道主”，小妹(今天是她的生日)起身为娘斟满一盅红葡萄酒，恭敬地捧起来送到娘的唇边，让她仰脖一饮而尽，然后喜滋滋地问：“娘，今天是你今年过的第几个生日？”娘干脆利落地回答：“第二个！”满桌人都乐了，作为长子的我，心里却“咯噔”了一下，“吧嗒”两挂泪粒儿跌落进酒杯里，悲喜之情交织在心头。

六年前深秋的一个傍晚，天气有些阴冷。我回老家探望娘，进村拐过路口，老远便瞅见家门

前的上马石上端坐着一位老人，在晚风中像泥塑木雕一样纹丝不动。我知道这是老母亲照例在等我周末回家。到了门前我赶紧下车攥住老人一双冰凉的手，把她拽起来，心中暗想老人八成会着凉的。果然，第二天早晨，母亲躺着不能动弹，患了中风，失语、偏瘫。我急忙拨通电话给弟妹们下紧急“通知”，一个多钟头后，在医院任职的小妹头一个赶到，她明了病情说话也有分量，立刻把娘抬进了本村诊所。

次日清早，娘病情不见好转，小妹又“执令”让娘去省城治疗。入院第九天，奇迹伴着喜讯出现，母亲睁开了双眼，并开口要水喝。小妹欣喜若狂地问：“娘，你这是在哪儿啊？”“在关外！”一听听话，病床前的人都愕然了。

小妹又急不可耐地问：“您的生日是哪天？”“我没有生日。”娘患病丧失了意识，大妹双眼闪着悲伤的泪光。我二弟又忙不迭地追问：“娘，我是哪天的生日？”

“六月十五。”我们兄妹五人的生辰娘都对答如流，唯独她自己的生辰却“忘记”了。我蓦然忆起一位哲人的名言：他心里装着世界，唯独没有自己。

我外祖父祖籍章丘明水镇，他早年便拱着独轮车，领着全家下了关东，以打铁为生在吉林伊通落户。“七七事变”之后，战争频发，民不聊生，外祖父便携带幼返回故乡，自此，娘长留在了章丘。母亲秉性朴实能干，吃苦耐劳。解放初办大社那阵子，娘踏着“解放脚”出工，锄地拔苗，扬场晒垛，样样活计拾得起，摆得下，硬是用长满厚茧的双手托起一片家庭的蓝天，把我们兄妹抚养成人……这些年，子女在外相继成家立业，母亲舒心的日子刚开头，孰料，老人竟然得了这种顽症。

娘记忆错位，说话颠倒，苦泪在我心头哗哗地流淌。灵机一动，我平和地对兄妹们献言，病魔让老母亲把自己的生日忘记了，作为子女我们却要记得一清